

终结抑或新生: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未来发展

尚雪娜

(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 天津 300384)

摘要: 农民的走向问题是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经历着挣扎与嬗变, 最终是走向终结还是新生? 受20世纪法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启发, 事实上, 农民的终结并不是指乡村生活的终结或者农业的终结, 而是传统小农的终结。城市化不是要消灭农民, 而是要在终结传统小农的基础上走向新生, 通过重点培育职业化农民, 让农民融入到现代化职业体系中, 过上与城市市民等值的生活, 实现乡村生活城市化, 真正实现农民的蜕变。

关键词: 农民; 终结; 新生; 城市化; 新型职业化农民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798(2015)08-0039-05

DOI:10.13391/j.cnki.issn.1674-7798.2015.08.010

End or Renaissance: Farmers'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SHANG Xue-na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Abstract: The trend of the farmers is the core issue which must be addressed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Sinc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farmers are experiencing struggle and evolution, will they come to an end or a new life? With the enlightenment of rural social change in the 20th century in France, we suggest that the end of farmers doesn't actually indicate the end of countryside life or agriculture, but the end of traditional mini agriculture. Urbanization is not to eliminate farmers, but to enable farmers to come into a new life on the basis of ending traditional mini agriculture, and by training professional farmers to make farmers to be integrated into modern vocational system and lead an equal life with citizens so as to realize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Key words: Farmers; End; Renaissance; Urbanization; New Type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 几千年来, 农民的发展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农民的发展走向不仅关系到农民自身的发展, 同时也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实现。“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1] 这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 H. 孟德拉斯以法国当时的工业化道路为背景发出的深刻反思, 他认为当时的法国虽然农

民与农业还存在, 但是农民作为一个传统的阶级已经终结^[1]。在和法国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下, 我国的农民是否也会走向终结?

一、“农民的终结”: 小农的终结

“农民的终结”自上个世纪提出以来, 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 农业无论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基础产业, 谈何容易走向终结? 事实上, 这样一个看似荒诞的命题有着非凡的时

收稿日期: 2015-06-14

作者简介: 尚雪娜(1989-), 女, 河南临颖人, 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2013级社会学研究生, 研究方向: 社会发展评估与预测。

代意义,“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或农民的消失,而是传统意义上小农的终结。

(一) 法国“农民的终结”经验

1967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以法国农村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出版《农民的终结》一书,详细分析了二战后法国乡村社会的变迁过程。他大胆提出“农民的终结”的命题,认为“尽管乡村还存在,农业还存在,农户和农庄还存在,农产品仍供应有余,但农民作为一个传统阶级早已终结”^[1]。这一命题的提出在当时人们心中引起巨大冲击。当时的法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末期,大量青壮年外出,农业劳动者人口急剧减少,传统耕作者对这种情形持一种悲观的看法,认为劳动力外流是对农业发展和乡村社会进步不负责任的叛逃。但是对于改革者来说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并非是一件坏事,相反为农业的机械化操作和规模化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农业的现代化意味着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而是更多依靠技术的进步获得发展的动力机制。当时的法国正是利用这种人口的外流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从而形成规模化生产与经营,并在现代化生产技术的帮助下造就了法国乡村社会惊人的发展,尽管农业人口减少,但是农业产量却得到惊人的提高。当时的法国不管是进城的还是留在乡村的农民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传统的小农逐渐演变为“农业生产者”或农场主,这一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因此孟德拉斯所言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乡村生活的终结”或者“农业的终结”,而是指“小农的终结”^[2]。

(二) 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的终结

与法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相似,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着与20世纪法国农村相似的挑战与困惑,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规模化经营之间的矛盾、小农与现代化经营之间的博弈等,农民的走向问题是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21世纪初期,我国开始探索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基本特征,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及新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设计中,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带有歧视意味的标签化身份象

征,而是能够在城市化过程中与城市居民获得同等发展的职业,这一政策把农村与农民的发展放在战略高度,为迷茫的农民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是中坚力量,在政策驱动下,政府为农民的转型做出各项努力,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被提出并受到高度重视。早在2000年前后,就有专家注意到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与职业农民的培育问题,并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2005年农业部文件《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培养职业农民;2006年农业部招收10万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等领域的职业农民,把他们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业专业技术人才;2007年1月首次对新型农民的内涵进行了规定,正式提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并在同年10月将新型农民的培养问题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随后在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又明确提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3]。

一系列政策的落实将会宣告着传统农民的终结,尽管我国农村变迁与法国不尽相同,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也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农业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大幅度减少,但是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产出并不会大幅度下降。因此农民不会无限制地减少,农业生产者无论何时都会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群体,农民也不会走向真正的终结。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新时期的农业从业者不管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他们居住分散但不是独立的个体,从事农业劳动但是非农化趋势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业生产逐步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预示着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的终结。

二、农民的处境: 城市化过程中的挣扎与嬗变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传统农民转移到城市,加速了城市化进程。据统计,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越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1.27%^[4]。城市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民

尝到甜头,但受城乡二元户籍分割的限制,农民进城并不意味着真正融入城市,其发展并没有真正得到突破,弱势地位依旧没有改变,我国农民的变迁在挣扎过程中伴随着阵痛。

(一) 守土与离土的博弈

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土地就是人们更是农民的根,因此他们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土地。在历史上,中国农民在守土与离土的博弈中经历了多次选择,至今仍然处于两难境地中。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守土,之后在一系列体制改革中,我国农民长期处于守土与离土的艰难博弈中。在当今的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农民依然没有走出守土与离土的博弈困境。

1. 守土的困境

七八十年代,我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分到赖以生土地,农村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成为富裕的典型代表。但是典型代表不了全部,大部分农民依然处于贫穷状态,农村每人只分到一两亩地,基本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因此农民守土不易。我国社会学家李强曾将我国农民守土难的原因归结为“农村太穷,生活太苦”^[5]。事实上,“守土难”与农民的贫穷形成恶性循环,农民太穷、太苦致使农民在利益抗争中处于劣势,作为农民唯一生产资料的土地易被剥夺。同时,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以城市为导向的政策设定,使农业服务于工业,农村服务于城市,压低农产品价格形成剪刀差,农民在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上作出过重要贡献却没有使自身走出贫困境地,也就是说,土地在一定历史阶段并没有帮助农民走向富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后期农民大量外流。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有限土地作为家庭生活来源已经很难满足生存发展需要,因此,农民守土实属不易。

2. 离土的尴尬

守土的艰难导致许多农民选择离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体制原因导致的离土不同,改革开放后的农民离土既有被动的,也有主动的。其中“征地农民”和“库区移民”属于被动型离土,在国

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为满足城市化的发展需要进行修路、建房、开发重大项目及建设库区等等而占用农民土地,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如三峡库区移民及近些年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征地移民等。这部分失地农民得到一部分经济补偿后,未来持续性的发展成为主要忧虑,因为他们既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与待遇,同时也失去了赖以生的土地。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农民工,他们属于主动型离土^[6]。随着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传统小农生产已经难以满足生活需要,20世纪80年代,大批农民脱离土地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农民工进城为城市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最终并没有真正改变自身的贫困处境,在城市中他们从事最脏、最累的工作,但收入微薄,享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并随之引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空心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离土农民在社会架构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他们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但与城市市民也相距甚远,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离土生活依然不易。

(二) 传统农民身份的转变

二战后的法国劳动力外流,农业劳动力减少,但是乡村社会却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农民必须具备专业知识,并和其他职业一样具备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才能从事农业,他们的收入并不低于城市居民,同时享受和城市居民等同的社会保障。孟德拉斯笔下的农民由传统的小农逐渐演变为农业生产者或者农场主,完成了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身份转变。

我国目前与法国当年相同的情况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但是我国乡村却没有走向繁荣,与法国农民的转变方式也存在巨大差异。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量农民脱离土地涌入城市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传统农民由此转变为农民工,并且这种转变是目前我国农民变迁的主流。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74亿,比上年增长1.9%^[7]。但是这种转变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农民工脱离土地进城务工不但很难彻底改变困境,反而衍生更多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城市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另外也造成农村建设主体的流失。因此从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并不

是终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劳动力外流是对农村现代化的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只是暂时的转移,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但不管是农民工还是留乡农业劳动者都已脱离传统小农的特征而发生蜕变,只是蜕变的方向还在摸索中挣扎。

三、农民的新生: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未来发展

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经历挣扎与蜕变,究竟该如何破茧成蝶,走出终结思维,走向新生?虽然我们不可能复制西方国家的道路,但孟德拉斯笔下那片欣欣向荣的法国乡村社会给我国农民的发展带来一些启示。重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完成从传统小农向农业生产者的变迁,实现乡村生活的城市化,让农民过上与城市市民等值的生活。

(一) 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变

关于“职业农民”的定义目前学术界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对于职业农民的内涵并没有太多争议。“职业农民”是相对于“传统农民”而言,从本质上说,后者是一种先赋身份,具有不可选择性和强制性;而前者则是一种后天自致角色,是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独立职业群体,与其他职业相比只是社会分工不同,不存在等级差别。我国青年劳动力离土外流造成大量闲置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也为我国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经营提供了发展空间。农业的现代化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农民,因此新型职业化农民的培育应运而生。现代化农业的最终标志就是农民的职业化^[8],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的变迁不仅是农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因此,要加强对职业农民的培育,加速农民的职业化发展。

1. 完善农民的教育培训体系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对农民提出更高的要求,依靠经验进行生产的传统农民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对农民进行系统、全面的教育培训。完善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应该包括农业学校、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及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等,以满足不同层面农民的发展需求。农

业学校、农业职业技术教育专门为农村培养高素质农业人才。另外,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农业技能讲座、定期培训等多种方式与渠道全面提高农民的技能,使农民转变成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者。鼓励农民进行农业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运用集体机制发展现代农业,形成行业联合会、合作社等专业化组织,发展地区特色农业,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双赢。通过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将传统农民培育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兴职业农民。

目前各地也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农民培训,如广西柳州积极为农民提供免费电子商务培训,努力打造农村电商人才;云南曲靖举办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班,通过面授与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让失地农民掌握实用技能成为懂技术的新型农民;山东临溪则开展新兴农民创业培训工程,提高农民创业所需的各方面技能等等。完善并认真落实农民的教育培训,不仅是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同时也是农民自身的发展路径。

2. 建立完善的职业准入制度

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职业农民摆脱传统农民带有歧视性的标签角色,进入到现代化职业体系中,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与其他职业平等的职业。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要求农民有过硬的技能,因此有必要对农民的素质、技能、文化等进行严格的把关。借鉴法国农民变迁的经验,同时参照其他职业的准入条件,对农民进行职业资格认证,探索建立职业农民的注册登记制度,只有具备专业的农民职业资格证书才能进行农业生产。这样将农民纳入到现代职业体系中,与其他职业一样只是劳动分工不同,并无贵贱之分。目前山东兖州首批完成新型职业农民的资格认证,形成一批职业化、专业化和科技化程度高的农民队伍。完善的职业准入制度不仅使职业农民作为一种新型的职业群体更加规范,同时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条件。

3. 强化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

国家政策支持使新型农民具备发展的土壤,有了政策保障,职业农民的培育才可以迅速开展。政策支持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前提和基

基础,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在2005年农业部文件中首次提出,到2007年写入十七大报告,再到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具体要求,至今已有10年的发展历程,但是新型农民的培育工作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政府应强化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支持,保证并力促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落实。但除了政策支持外,充足的资金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要加大对职业农民培育的资金支持,保证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如期开展。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有力支撑。

(二) 乡村生活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社会学家李强教授在分析了三种城市化模式之后,创造性地提出了第四种模式即“乡村生活的城市化”道路,他认为相当比例的农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会生活在农村地区是符合中国实际状况的,提出在这些地区进行生活方式的变革,从而实现乡村生活城市化的道路^[5]。也就是说乡村仍然保留,但是乡村的生活方式却发生根本性变革,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现代化的文化生活及闲暇生活等,这些都与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没有本质区别。这一思想实质上与孟德拉斯的实现三农现代化的观点不谋而合,农民必须寻求自身的内源性发展,把农民问题放在农村解决,才能实现从“小农”向“农业生产者”的转变。

就地城镇化是实现乡村生活城市化的可行路径,加大对农村的资产投资,兴办乡镇企业,如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服装加工业等等。农民是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工外出打工不仅是对乡村建设的叛离,同时自身也很难在城市获得很好的发展,乡镇企业正好截留了农村劳动力,使农民在自己家乡获得内生性发展。如果农民在农村就可以享受和城市市民同等的生活,选择外出打工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与此同时,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留守老人问题及“空心村”等问题也就随之得到解决。因此,应加大乡村建设的力度,将发展政策由城市向农村倾斜,为农村的发

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帮助农民尽早完成传统小农的终结与蝶变,让农民过上与城市市民等值的生活。

四、结语

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给走在十字路口的我国农民的发展去向带来深刻的启示,终结抑或新生现在看来似乎不再是矛盾的选择题,农民在终结也在走向新生,但是这里的终结不是城市化思维里“农业的终结”或者“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传统小农的终结”。农民不是被终结的对象,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创造力的生产者,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农民由终结走向新生。完成从传统小农向农业生产者的变迁及实现乡村生活城市化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是只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我国农民会找到自身的出路并获得实质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法] 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 [M]. 李培林,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
- [2] 李培林. 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 [J]. 财经, 2012(5).
- [3] 程伟, 张红. 国内有关职业农民研究的综述 [J]. 职业技术教育, 2012(22).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12 [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
- [5] 李强.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43-44, 348.
- [6] 徐杰舜. 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的启示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1).
- [7] 国家统计局.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R]. 2015-04-29.
- [8] 葛志华. 农民的终结与新生——关于农民职业化的思考 [J]. 江海纵横, 2015(1).

[责任编辑: 王化伟]